

三国文化烙下的甘肃历史印记



甘肃礼县祁山堡,位于陇南市礼县城东23公里处的祁山镇,北距天水市70多公里,是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统帅三军挥师北上进攻曹魏的营堡,因诸葛亮“六出祁山”而闻名。摄影/傻得时尚



庞波
PANG BO



笔名知田,甘肃兰州人,中国诗歌协会会员,甘肃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画院副理事长。曾任甘肃省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甘肃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甘肃省司法厅厅长,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甘肃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厅长,甘肃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编辑出版有《联苑撷英》《回顾与思考》《思行予政》《政余遣兴》《知田种田》等。创意策划了话剧《天下第一桥》,协调拍摄了电影《太阳河》。

说起甘肃的三国文化,必然联系到《三国演义》的背景、情节和人物故事,特别要联系到书中反映的那个时代甘肃境内的军事政治活动、历史遗迹、英雄人物等。

《三国演义》记叙时间段为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百年左右的历史讲了100多个故事,描写历史人物1191人,包括武将436人、文官451人。作品精心塑造的400多个典型精英有几十位是甘肃籍的,描写的近百个战争情景和故事场面有三分之一发生在甘肃境内。从中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甘肃,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陇籍精英则是推动当

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我们应当为这段历史讴歌吟唱、自豪骄傲。

《三国演义》描写的发生在甘肃的诸多古今闻名的历史事件有西凉兵变、董卓进京、貂蝉诛逆、得陇望蜀、六出祁山、失街亭、空城计、收姜维、陇右三郡反魏附蜀、洮西之战(蜀姜维和夏侯霸对魏陈泰和王经的战斗)、段谷之战(蜀姜维和魏邓艾的战斗)、铁笼山大战(姜维和司马昭之战),以及司马懿追亮于卤城(今礼县盐关镇)、姜维九伐中原、割麦上邽、偷渡阴平等。作者运用其绝笔妙曲,吟唱出一段段动人心弦、传颂千古的

精彩故事,这些都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品,也是政治军事斗争和中华文化智慧的名篇,更是三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陇籍人物。

甘肃岷县人董卓,当时关西军阀首领、并州刺史,封郿乡侯,汉献帝时进京,自任相国,“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暴虐激起国人的反抗并被义子吕布刺杀。

临洮人貂蝉,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有闭月羞花之貌,演绎了舌诛逆贼董卓、为民除害的故事,是三国时期的义女贞妇。

陇西人马腾,官拜军司马、征西将军,他和金城(兰州)人韩遂(封都亭侯、镇西将军)联合反叛朝廷,发动西凉兵变,揭开了反朝廷、讨董卓的序幕,故事跌宕起伏。

马超与武功盖世的吕布齐名,民间有“前吕布、后马超”之赞,刘备封其为平西将军,领凉州牧。马腾的次子马岱被封为平北将军,长期跟随诸葛亮征战。

靖远人曹魏名将张绣,官渡之战中为曹操立了大功,拜扬武将军。

武威人贾诩,曹魏重臣,曹操的“四大谋士”之一,曾劝张绣事曹,封都亭侯,迁冀州牧,官渡之战中为曹操出谋划策,赢得胜利,后扶持曹丕登基,被授予太尉,晋爵魏寿乡侯。

陇西人辛毗,曹魏名臣,曾受封关内侯、颍乡侯,是三国时期有名的军师,大将军司马懿很欣赏他的军事

才华。

武山四门人庞德,曹魏名将,战功卓著,曾一箭射中关羽前额,人称“白马将军”,曹操拜庞德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曹丕即位后,追赐壮侯,现武山四门镇有庞德将军的大型雕塑和点将台。

甘谷六峰人姜维,蜀汉大将,著名军事家,封平襄侯。诸葛亮以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而选他为自己的接班人。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遗志,九伐中原,精忠报国,支撑蜀汉政权延续了20多年。

还有天水人薛夏,曹魏大儒;甘谷人杨阜,曹魏名臣;宁县人傅嘏,傅介子之后曹魏重要谋臣,等等。

三国时期发生在陇上的故事和杰出陇籍人物,充分证明了三国文化在甘肃是一个名气大、叫得响的文化元素,是一张驰名中外的旅游文化名片,它同甘肃境内的丝路文化、敦煌文化、伏羲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等一样,都是甘肃的绚丽瑰宝,是甘肃文化形态的重要支撑。

今天,我们应从深层次挖掘三国文化丰富的内涵,尤其是我省进入文化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更要充分认识到三国文化是甘肃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必须不断传承、深入挖掘和大力宣扬,尤其要注重三国文化中陇上故事和陇上名人与具体的旅游文化事业相结合,做“大文章”、做“好文章”,精心打造甘肃三国文化品牌,实现古为今用,使三国文化成为甘肃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六辑)

马家窑——洮河孕育的史前文明奇观

□ 朱红霞 王宏宾

马家窑遗址静静地安卧在临洮县城西南10公里处的马家窑村。这是一个镌刻着人类源头文化印记的地方,一个被彩陶之光映照得举世闻名的地方。

从洮河西岸马家窑村南面的巴马峪沟口沿一条小径蜿蜒而上,低头间,一片光亮点亮了我的眼睛,赶紧俯下身去,如获至宝般捡起那片嵌进泥土中的彩陶碎片,擦净泥土端详,红底黑彩,流畅的水波纹荡漾着优美的水韵,仿佛储藏了四千年前洮河的激滟清波,美得让人心疼。她倔强地在阳光下呈现着高贵的美,用她不同凡响的璀璨,执拗地昭示着美的存在和美的尊严。美,是柔弱的,也是强大的;美,是易碎的,却也是最坚韧的。马家窑彩陶,有着洮河的柔波锻造的柔性刚强!

这样想着的时候,不觉已来到一片开阔地,这便是瓦家坪遗址。被雨水冲刷的地方,灰色的文化层暴露在外。遥想远古居民在这里倚坡面河而居,聆听着洮河亘古的涛声,用粗糙的双手捏土制陶。阳光下,洮河的水波,叠浪跃金。也许为了让陶更好看一点,他们将红色和黑色的矿石碾成粉末,用简陋的毛刷蘸洮河水,在那些捏好的碗、盆、瓶、罐、瓮、甑、锅、鼎、豆、鬲的泥坯上,一笔一画描画上洮河的激滟水波、水波里跃动的蝌蚪鱼儿、头顶的日月星辰,还有他们在丰收的原野上载歌载舞的飞扬的欢乐……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就在那不经意的描画中,一种惊世骇俗的美,就在他们身旁那片红红的窑火中诞生,并走进了他们最庸常的生活。随着他们生命的凋谢,一些精美的彩陶又跟随他们走入墓穴,归于黄土。他们更不会知道,他们用来蓄水、贮藏、烹煮食物的坛坛罐罐,会在数千年后成为人类文明前夜最灿烂的美景,把艺术和美的种子播种在中华文明源头的史册上!

英雄崛起于草莽间,大美诞生于平常心。没有掺杂功利的艺术,便美得纯粹。彩陶之美,之所以征服世界人心,其文化秘密也许正在于此。马家窑彩陶,在地下沉睡了数千载岁月,却没有人发现她的美。马家窑在等待,等待一双智慧的眼睛,等待一次高山流水般的如遇。

时间到了1923年,作为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安特生,在发现了北京人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后,来到黄河上游寻找中国更早的古文化。那一年,兰州一个小贩摊上一个装烟渣的破旧彩陶罐,偶然



朱红霞
ZHU HONGXIA

甘肃渭源人,定西日报社社长,甘肃省十佳记者、定西市市管拔尖人才、定西市十大优秀新闻工作者。出版专著《陇中印象:对话西百名书画家》、散文集《流年》。



王宏宾
WANG HONGBIN

甘肃通渭人,定西日报社记者,定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华社签约摄影师。曾先后在甘肃省临洮中学、定西电视台工作。

撞进了安特生的眼睛。这件来自临洮的彩陶,让他感觉到临洮大地的文化魅力。于是他立即赶到临洮,开展考古探寻。安特生不虚此行。他在临洮县城以南10公里的洮河西岸马家窑村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化遗址,并把它命名为马家窑文化。之后安特生又溯洮河而上,在衙下集发现了寺洼文化;顺洮河而下,在辛店发现了辛店文化;在广河县的半山村发现了半山文化;再向西进入青海,在湟水流域发现了马厂文化。安特生把它们都划归马家窑文化范畴。

在临洮期间,安特生大量收集散落民间的彩陶。当时不知彩陶为何物的当地百姓纷纷交售,他数月时间收购彩陶数百件,连同他在仰韶发掘的大约三万件陶片陶器一起运回瑞典研究整理,不仅写出了《马家窑文化遗址》一书,还依托这些文物,建立了瑞典东方博物馆,让东方史前文明的曙光,惊艳了西方世界的眼睛,成就了马家窑彩陶享誉世界的盛名。

我在马家窑遗址徘徊又徘徊,遥想当年安特生运走彩陶的马车队扬起的滚滚黄尘,却怎么也挥不去心底无尽的悲凉和忧伤。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更是一部文化的劫难史。马家窑的悲剧,在北京,在敦煌,在华夏大地上不断上演,大批国宝或被破坏,或流落海外。历史是无法

改写的,重要的是,我们将怎样续写历史,重塑我们被践踏的文化尊严。在这方面,致力于敦煌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给我们作了典范。在临洮,马家窑的子孙们,也在试图重新点亮先民手里那一脉窑火的光芒。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家窑,这个似乎被遗忘了的名字,重新回到人们的心间。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意识,在人们的心中复苏。马家窑的春天,抽枝展叶了。

20世纪90年代,一个叫王志安的临洮人开始收集和彩陶。他白天四处奔波,倾尽所有收集散落在千家万户的精美彩陶,夜晚顶着如豆的灯光,一遍遍欣赏彩陶那美丽的纹饰,解读彩陶生命里蕴藏几千年的文化密码。一年又一年,马家窑的春天来了又去了。马家窑彩陶博物馆建成了,甘肃省马家窑研究会成立了,许多热爱马家窑文化的人纷纷加入彩陶研究的行列,一篇又一篇关于马家窑文化的文章,出现在报纸杂志上,《水与马家窑文化》等一部部研究专著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马家窑热起来了,彩陶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只彩陶罐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几百万元,马家窑的彩陶,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马家窑彩陶复制,作为一项文化产业,在临洮兴起

了。一双双年轻的手,重新抓起四千年前先民们揉捏过的黄土,用洮河水和泥、制坯、绘彩,然后将它们交给那一窑窑明亮而温暖的窑火,等待一次次浴火重生的惊喜,再让这份惊喜,载着马家窑的光辉,飞进千家万户千万人的眉间心上。

马家窑的光辉,也灵动了画家的画笔。有一个叫作李卫国的定西油画家,用油画的色彩和语言呈现出了彩陶那质朴的面庞,用画笔点亮了那一脉远古的窑火所锻造的彩陶之光。是他,让彩陶走进了油画,让足具黄土根性的陶之韵在油彩的铺陈中再现了马家窑文化古老的辉煌与绚丽。

更加幸运的是,2011年,马家窑又迎来了一位文化知音——北大考古系毕业的留日博士柴生芳。那年10月,柴生芳当选临洮县政府副县长。

“我们做马家窑文化,决不能停留在彩陶的复制上,要在现代生活中赋予其新的生命。”以遗址保护和开发为切入点的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在他的心中呼之欲出。为了全面解读马家窑的文化密码和精神价值,他赴京联系当年北大考古系的同学出谋划策,着手编制《马家窑遗址保护发展规划》。

2014年,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达到500万元,这在临洮是前所未有的;国家文物局批准马家窑遗址保护开发方案并落实保护资金1000多万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马家窑遗址进行了历时69天的田野发掘,这是马家窑文化自发现命名以来,第二次正式考古发掘;2014年9月底,马家窑文化国际学术论坛在临洮举办。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德国、瑞典、美国以及中国的多家科研机构 and 多位考古学者前来参观交流。学者通过获取马家窑时期的气候条件、水文环境、农业生产、家畜饲养、物品交换、建筑建材、文化理念等信息,探讨身处东西方文明大通道交汇地带的马家窑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华夏文明早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如今,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继续,马家窑神秘的面纱正在徐徐揭开,数千年前祖先渔猎刀耕与美同在的生活情景将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一个全新的、充满生命活力的马家窑,正在向我们款款走来。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六辑)